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二十五回 神元捐金救雞豕 道士設法試尼僧

眾僧宿了一夜，次早起來，神元乃向店主說道：「世上有一種往因，店主可信？」店主道：「師父，甚麼往因？」神元道：「比如騙挾人財物，負欠人債，當世不還，劫後須償。」店主笑道：「人欠人財，人還人債，世上有的，小子如何不信？只是當世不曾還，劫後怎生償，這卻難信。即如我被人騙，安知非劫前我欠他未償？師父，你且說劫後償還的當作何狀？」神元道：「俗世說得好，『欠債變驢變馬填還』。譬如店主家有驢馬，甚至犬豕雞鴨，應與你賣錢食用，都是負欠不還根因業障。」店主道：「師父，你僧家議論太迂，信定了個往劫，那裡知財寶為世資有無通義，若負欠了不還，便變人畜生道。這等果報，是個陷人機阱，不太刻薄至此！」神元笑道：「店主人，你只知有無通義，那裡知騙挾機深，變畜填還，不在那不還債負，卻在這害人的機心。人心善良，無奸無狡，便是佛祖。人心奸狡，有債有負，便入輪回。我小僧在你後屋，見雞豕在圈，偶動慈心，只恐是來還你夙債，我願代還，免它殺害。」店主道：「師父，我今日正要殺雞宰豬延客，且後池尚有魚蝦千百，你能盡免得他今日之網否？」神元道：「小僧願捐金救免。」店主道：「我這地方雞豬少有，魚蝦無多，便受你金也要尋買，萬一無得，何以延客？這難從命。」神元見他堅執不從，只得念了一聲「彌陀」，出店門前行去了。這店主果是延客，盡將雞豕宰殺，又網盡池內魚蝦，只希圖充滿食前杯盤，哪知根因果報。這果報根因，卻有不同，豈是食一牲物就有一牲根因，乃是殺一性命便有一命果報。這根因果報，後有知其義的老衲，說了幾句偈，道：論根因，有果報，老僧說與人知道。那裡是：食他肉便就還他，那裡是：殺他性命他也要，總是憐他一氣生，也是陰陽成鑄造。把豬圈，將雞罩，他也識憂愁並安樂。人因故殺害慈仁，人因特殺供心好，殺機一動血淋漓，物豈無人這靈竅。求不饒，苦誰告？仇恨冤愆終報效。一還一報總關心，是以仁人遠廚灶。

卻說神元意欲捐金免雞豕生命，店主堅執不允，一念慈心，無處能用，只得同猶然師徒並隨侍行者，趨路前行。在路卻才與猶然講論吃齋不如葷這一片善心。猶然道：「師父，你說得固是，只是世間豪門富屋，珍饈百味，殺牲宰豕，充滿五齊，誰不說天生物以養人！比如禽獸昆蟲，大食小，強食弱，俱隨口豢。」神元道：「天地生物之心，豈不願人物各安其生。你說大食小，強食弱，不過以力勝。猛虎食人，豈是天生人以養虎？人力不能勝虎，便為虎食耳。」猶然又道：「不生不滅，不滅不生，生生滅滅，如四時迭運，二氣流行。只生不滅，萬年聖賢猶存。只滅不生，一去陰陽頓息。不幾於把化機空了？」神元道：「聖賢有這仁物之心，雖萬劫不滅。凡俗無這慈祥之念，便沉淪不返。我釋門專以果報根因勸人，畢竟是為法門開個方便。」猶然的徒弟也多嘴饒舌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人靈物蠢，見刀杖何知死具，說精魄也不甚多，豈比得生人性命？」神元笑道：「你等淺識，安知大義？獨不見傷弓之鳥高飛，漏網之魚遠逝，鼯鼠五技何心，狡兔三穴何意。物既有性命所關，人豈無慈悲共視？」神元說了這一番，猶然師徒也有點頭的，也有口應的。

眾人走了一日，看看天晚，到得一村店人家，神元進得店門，只見一個老漢迎著，叫了幾聲：「好師父！請人內上房住宿。」便說道：「老漢合家是吃素的，敬僧的，今日遇著師父們，好，好。」神元道：「客店來往，豈皆必其食素？」老漢道：「正是。吃葷的客到此，見小店無葷，多是外市買來。昨日幾個客人買來一隻活雞要殺，老漢見雞有悲鳴之狀，不忍，勸客莫殺，寧可以飯食推算求換，可喜客有慈心肯換，此雞得免殺戮。師父，你聽五更雞鳴求曉，也是個活潑潑的性命。」神元合掌稱善。正說間，只見一人敲門求宿，老漢開了店門，那人入得門來，看見上房宿的是僧人，各屋尋了一番，道：「善根！善根！」往門外走去。猶然見這人光景，便跟出門來看。只見那人前走，後邊跟著幾個黑漢，無數男女往前飛去，口裡尚說：「善根！善根！便少這一個也罷。」猶然疑懼，進得屋來，與老漢說了，又與神元說。神元聽得，乃向老漢說道：「這一雞善根，不知救了老店主家中甚麼性命。」老漢答道：「一雞怎麼救了小店性命？」神元道：「老店主方才說，昨日救得客人一雞性命。方才這人進門，各房尋看說：『善根！善根！』猶然出門，見他跟著許多黑漢男女，便是昨店後門一類根因。猶然師父，你兩次警戒，我見你師徒心葷未化。老店主，你一雞之善，寧無家中事故可征？」老漢道：「師父，你不說，我不知。自昨日救了這雞，我一女久病，昨忽少安。」神元道：「此即是征。」老漢笑道：「師父，難道一隻雞，便救了一女？」神元道：「還不止，還不止。」老漢道：「怎麼不止？」神元道：「一女尚不足報你一念慈仁。」猶然道：「師父說的，無乃太甚？」神元道：「猶然，你獨不知干城棄於二卵？」老漢道：「這卻何解？」神元道：「古有干城大將，吃了人二雞子，便使主疑見殺；救了一雞，其功大矣。」神元說罷，老漢善心越堅。

眾人住宿，次早辭店前行。旬日，神元卻早到了國中，朝見了國王。國王備問通聘事實，神元一一奏稱，卻好說到風魔和尚警戒猶然僧吃葷之話，國王大異。便敬信沙門，一時興建寺院，就有三萬餘所；遠近人民披削縴發，不止二百餘萬；譯經律論一千九百餘卷。自古佛塔之盛，無出於此。後人有說道：「為僧超九祖」；又說道：「為僧病四民」。獨有九九老人五言四句說道：

予不勸人僧，亦不於僧妒。

惟願僧人心，無忘君與父。

話說長爪梵志得不如密多尊者度化，離了東印度國，從海島遠去尋訪高真了道去訖，遺下本慧、巫師二人，也各自尋路。只因這二人弄幻出拙，誤入旁門，少不得輪回劫轉，卻又記恨尊者指破化山，滅了他手段，這一種毒忿根因，便思想個報復的究竟，他二人物化一靈，向方復歸人道。卻說拓跋氏傳至太武燾，即位年間，嵩山有一道士姓寇，名謙之，字輔真，卻是本慧更生。他早年心慕仙道，術修張魯，服食餌藥，歷年無效。他在雍州市上賣藥濟人，尤善祝由科，與人騙病。凡有疾病的，吃他藥不效，便行祝由科，畫一道靈符，吞了便愈。或是人家有邪魅攪擾，便求他靈符驅逐。一日，正在街市賣符，卻遇一個漢子，近前道：「師們，你這符可驅得白日拋磚擲瓦精怪麼？」謙之道：「我的靈符專一治此。」漢子買了一張回家，貼在堂中。次日到謙之處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的符不靈，精怪更甚。」謙之不信，親自到漢子家來看，進得門，方才開口，只見屋內大磚大瓦拋打出來。謙之忙念咒步罡，哪裡治得！磚瓦越打得緊，幾被打傷。急出來，叫漢子閉門方止。謙之心裡疑懼，付道：「我的符法怎麼不驗？」正在思想，只見一個道人在街市上化緣。謙之見那道人打扮卻也整齊，相貌卻也古怪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青廂白道服，蜜褐黃絲絛。

沉香冠籠發，棕草履懸腰。

葫蘆控竹杖，符藥裹綿包。

為何雙足赤？好去捉精妖！

謙之見了這道人生得古怪，便上前稽首道：「師父何處來的？要往何方去？弟子也是在道的，望乞垂教。」道人道：「觀子一貌清奇，是個修真人物，為何面貌清奇中卻帶些驚懼顏色？且問你名姓何稱？一向做的何事？」謙之答道：「弟子姓寇，謙之名也。幼慕仙道，未遇真師，日以符藥資生。今日正為一件異事不能驅除，所以心情見面。請問道師名號。」道人答道：「吾名喚成公興，修真年久，頗有呼風喚雨手段，驅邪縛魅神通，驚人法術也說不盡。吾觀子貌，可喜為徒弟子。且問你今日有甚異事，不能驅除？」謙之便把漢子家打磚擲瓦精怪說了一番。成公興笑道：「諒此小事，何足介意！」便在那綿包內取了一張符，遞與漢子。漢子接了符，方才開門，那大磚一下打出來，把張符都打破。漢子飛走過來，看著兩個道人，說道：「越發不濟，不濟。磚瓦連符打破了！」成公興聽了，把竹杖變做一桿長槍，左手執著葫蘆，右手執槍，赤著雙足，飛走入漢子之門。那磚依舊打出，被道人把葫蘆迎著，塊塊磚瓦，都收入葫蘆，只收得磚瓦打盡。道人兩個打進房裡，哪裡有個妖怪！卻原來是個奸盜賊頭，見人往房上去了。公興見了這個情景，已知其故，乃將符焚了一張，只見那屋內黑漫漫，若似個妖怪模樣，被符驅逐，行空走了。便向漢子道：

「汝婦被邪，吾已驅去，只是速把婦移他所，以防復來。吾自有法與汝，驅逐其後。」漢子與鄰人都知屋內妖氣逐去，盛稱感謝成公興。只有謙之背說：「師父法術，葫蘆收磚神妙；明見奸賊，怎麼指做妖氛？卻又與婦人掩護？」成公興道：「我等修行人，心地要好，便就是常俗人心，也要為人掩垢隱患。我方才若明出奸賊，不但壞了婦行，且是傷了漢子名聲。汝遇這樣事情，當存方便。」謙之道：「師父說的固是，無奈婦不守節，奸又復來，卻不虛負這一番法術？」成公興道：「婦不守節，自有惡報，萬萬不差。奸賊得來，只是要費吾一妙法術，永絕其根。」乃將葫蘆內磚瓦盡倒出來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那磚瓦盡變做狼牙鹿角尖刺，叫漢子鋪在房簷臥內，道：「此物防妖，偏能捉怪。」漢子拜謝。

成公興與謙之離了他門，望著路行走，到得一座庵前，謙之叩開大門，內走出一個比丘尼來，道：「我這是個尼庵，師父們請山門少坐，不敢留入庵內。」成公興見那尼生得青年貌美，乃忖道：「謙之道貌雖近，道心未知。」乃把自己面一摸，卻又把謙之面也一抹，頃刻二人嬌滴滴、如花似朵起來，對尼說道：「我二人也是兩個道姑，今有公子衙內夫人外游，喚我們陪伴，迷失了路頭，望尼師容留少住。」尼僧茫然忽略，便邀入庵內。眾尼齊相見了，敘其來歷，成公卻也伶俐，對答不差。尼僧即具素食，他二人卻也不辭。吃了，看看天晚，兩個只是不出庵，說道：「路遠，怎衙內不見人找尋而來？沒奈何，求尼師借宿一宵。」尼僧慨然留宿，公興卻又把謙之吹了一口氣，只見謙之頃刻燈下變了一個俊俏道士。那少年尼僧見了，都走入房去，道：「怪哉！怎麼道姑這會卻是道士也？男女有別，況我等既已離父母，不慕丈夫，入了空門，皈依三寶，當謹守禪規，牢持節介，莫教男女混雜，玷厚清修。」真好貞潔尼姑，個個躲入臥內，只剩了老小兩個，在外支應。公興待謙之打坐，他卻變那青年尼僧，執著一枝燈燭；走近謙之前，問道：「師父，老師父前堂打坐，你卻在此。若是嫌僻靜寒冷，我屋內可以避寒。」謙之聽得，正襟端坐，作色道：「優婆尼，你說的何話？小道因天晚借宿，彼此都為何事出家，既已絕欲修道，不但不可發此言，當不可舉此意，須要端正了身心，勿要犯了暮夜四知，入了姦淫十惡。」尼僧道：「我見師兄是個道姑，你卻是個道士。我只曉得春心一點，哪曉得甚麼暮夜四知？」謙之道：「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。這傷風敗俗的事，做不得！」謙之越辭，那尼姑越嬌嬌媚媚起來。謙之心不覺也動，忽然想道：「成師父會弄假裝幻，萬一他假尼試我，豈不自壞家風？」乃真作怒容，堅心辭絕。成公興見他正氣，乃把臉一抹，現了本來面目。謙之忙起身投拜，道：「師父捉弄弟子，實是度脫弟子。」公興笑道：「我觀汝貌，今見汝心。」乃各相打坐，天明辭尼出庵。那尼姑見是兩個道士，懊悔在心，卻又見他們變化多端，疑神疑怪，不敢怠慢，送出庵門，緊閉入內。成公興乃稱道：「好貞潔尼僧！」謙之道：「師父，果然這庵尼貞吉。世可有一等不貞潔的。」公興道：「有貞潔二字，原對著沒貞潔一惡，這惡，作罪不小，比那在家沒貞潔更大。」謙之道：「總是一般過惡，如何更大？」公興道：「他污穢禪門，比玷厚夫綱更過，所以不小。」謙之道：「師言至教。」公興道：「汝聽我言，不但戒尼，亦且自戒。我於那試你之際，也曾見你到了個把持不住的境界。那時虧你一轉念返正，如今才生出這一番隨緣論道的功果。只要你從今以後，更要蕩滌到個純一不亂的境界；便入了修行正宗。」謙之唯唯聽教。後有說：「色慾迷人，人若能咬定牙關，只在那相逢一刻之時正了念頭，便過後無災罪惡。」有八句詩說得好：

人情多愛色，淫欲總皆癡。
貪戀成災罪，清貞免禍危。
牙關牢咬定，心地緊修持。
不獨僧和道；還戒比丘尼。